

车轮滚滚。我们在都市里骑行,感受日新月异的发展;我们在乡村骑行,分享新农村建设成果。我们骑向大海,沐浴海风;我们骑向万亩荷塘,吟诵《荷塘月色》。骑行中,我们欣赏美景,享受自然,陶冶情操,品味生活。

骑过四季

一辆单车,一瓶水,一顶帽子,一身骑行服,或独来独往,或结伴而行,我们在骑行的路上。寒来暑往,秋收冬藏。骑过四季,驰骋万里。

在春天里骑行,我们追风。

沙沙沙,车轮追赶着风,碾轧着路面;呜呜呜,风推阻着车轮,掠过耳边。车轮和风相互追赶较劲,一会儿逆风而行,一会儿又顺风而动。春风如醇酒,暖暖地扑面而来,又呼呼地擦肩而过。车轮滚滚,叶儿翠绿,花儿缤纷,刚留下一抹清甜和暗香,便急匆匆向后飞去。

在夏天骑行,我们逐日。

东方泛白,晨曦初露。辗着细密的露珠,沐着微微的凉意,骑行者汗如雨,奋力追赶即将冉冉升起的太阳。车轮滚滚,惊起了池塘里蛙声一片,惊醒了树林里鸟儿四飞,惊醒了草丛虫儿沙沙作响。“一面红金大圆镜,尽销云雾照乾坤。”外人很难体会到骑行者一次又一次拥抱夏日里第一缕朝霞的心境。

在秋天骑行,我们破雾。

烟波缥缈,云雾漫道。这时能见度或许只有一百米、五十米,但不会影响速度。车轮滚滚,一团团浓雾扑面而来,或从两侧挤压过来,瞬间被穿透,被飞驰的车轮轻松绞碎。雾卷烟沉,氤氲缭绕,骑行者沉浸在云里雾里,早已忘却在上天,还是在路上。

在冬天骑行,我们舞雪。

雪片飘飘,漫天飞花。雪花落在身上,踩着光滑顺滑的骑行服无法驻足,无法落脚。它们便有的撞在脸上,麻麻的,有的粘在眉毛上,形成雾凇,好似白眉大侠。渴了,微微张开嘴巴,便有雪花入口即融,凉丝丝,湿润润。车轮滚滚,飒飒拉风,裹挟着漫天雪花。那雪花似乎不甘心就这么平庸地落地,混入红尘,在地上打了几个旋涡,再次翩翩起舞。多么美丽的情景呀!

骑行是一项非常有趣的有氧体育运动。仅仅是每次上坡和下坡,就会让你产生许多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美妙感受。

“上坡啰……”领头大哥喊一嗓子。大家便调整变速档,调整姿势,人重心前移。臀部抬高一点,甚至悬在车鞍上,两腿伸直,便于用力。如果是短坡,提前在百八十米的地方脚下发力,加快速度,提高惯性,车子便轻松地冲上去。如果是长坡,脚下也要用力,但不是爆发力,而是一种持久力,稳住劲往上蹬,每一蹬都不能松懈。骑行爬坡,不进则退。人生又何尝不是一场场骑行?爬上高坡,或许大汗淋漓,或许气喘吁吁,或许两腿发软,但每个骑行者都是美美的,那是拼搏的快感,成功的喜悦,努力的回报。

“下坡啰……”再一声吆喝,大家又是一阵操作:重新调整变速档位,将身体重心后移。这时,骑行者便一下子放松下来下坡是骑行者最惬意的时候。双轮好像瞬间变成了一对翅膀,车在飞,人在飘,车和人一起融进风里、雾里、雨里、雪里,融进沿途的风景里……

车轮滚滚。我们在都市里骑行,感受日新月异的发展;我们在乡村骑行,分享新农村建设成果。我们骑向大海,沐浴海风;我们骑向万亩荷塘,吟诵《荷塘月色》。骑行中,我们欣赏美景,享受自然,陶冶情操,品味生活。

腾冲行

知道腾冲这个边陲小镇,是在10多年前,一个空闲的周日下午,随便打开一个电视节目,介绍抗战时中国远征军解说词中了解了她的历史和地理,后来又多方关注:她不仅在远征军抗战中写下了不朽的壮丽史诗,而且有一个叫和顺的古镇,历史久远、建筑古老、民风淳朴、美食诱人,这就令我更加神往,时常想,什么时候能去远游?

有一年初春的一天,愿望终于实现。我登上上海去昆明的高铁,11个小时的驶行,晚上到达春城。第二天,我又坐上去腾冲的公共汽车,经过七八个小时颠簸,终于到达目的地。

第二天一早,去和顺古镇。古镇离腾冲也就五公里,是个古老的小镇。古名阳温墩村,因有河流从村子边流过,改为“和顺”。和顺是中国十大魅力古镇之一,它拥有中国最早、最大的乡镇级图书馆。在一座古色古香的建筑前,拾级而上,这个图书馆有不少古书展陈,恍若有一种穿越的感觉。看完图书馆走下台阶,沿着石头路往前走,一边是河边的绿植,一边是临河几米的商铺。

过了三五处小景点,忽有一处指向艾思奇故居,这令我眼前一亮。艾思奇是我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学家。我高中时就读过他主编的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》,20世纪80年代初期,参加江苏省自学考试时,又学习过这本书,但竟不知道或不记得艾思奇是哪人及基本生平。后来忙于工作事务,哲学早就忘了脑后了。艾思奇故居地处和顺镇水碓村,是一幢中西合璧式砖木结构四合院楼房。四合院占地600多平方米,院内青藤绕缠,花草宜人、古朴素雅,环境优美。

走进艾思奇故居,图片及实物有机结合穿插展示艾思奇的生平事迹。看介绍了解到,艾思奇原名李生萱,1910年出生于水碓村。其父李曰坡是辛亥革命的元老,追随孙中山先生在外,先后在香港、昆明、南京、日本读书,10岁曾回故乡居住半年左右。曾两次东渡日本留学。1935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。艾思奇一生写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哲学著作,特别是《大众哲学》《哲学与生活》两本书,曾引导无数青年走上革命道路。他的《辩证唯物主

义和历史唯物主义》一书,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由我国学者编写的哲学教科书。

腾冲是抗战时期中国远征军的战略要点,在这里进行了若干次抵抗和反击日寇的激烈战斗,也是我这次腾冲之行的缘由。这里有一座滇西抗战纪念馆(国殇墓园),始建于1944年,位于腾冲市城南来凤山下,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腾冲人民为纪念中国远征军第20集团军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民众而修建的烈士陵园。2010年12月,腾冲市在国殇墓园东侧重新新建了这座滇西抗战纪念馆,又叫中国远征军抗战纪念馆,2013年8月15日建成开馆。现在年接待观众140多万人次。纪念馆坐北朝南,与国殇墓园连成一体,松柏常青、肃穆安详。馆藏文物10万多件,以抗战实物为主,兼顾图片、文字及影像资料,展出文物12000件,图片1500多张。另外,在纪念馆的西侧还建有一座中国远征军名录墙,镌刻了10万多名参与滇西抗战的中国远征军将士及地方参战人员的姓名。我从艾思奇纪念馆出来,急匆匆地来到这个抗战纪念馆,我进去时,正好有一个旅游团,导游正在讲解,是个当地人,约四十岁,他在一幅声光电的画面前,绘声绘色、声情并茂地讲述腾冲人民群众在抗日战争期间同仇敌忾、浴血奋战的感人事迹。他特别提到,抗战14年,腾冲老百姓没有一个做汉奸的;他还讲到,当地老百姓支援军队抗战,为军队送军粮,有个50多岁的妇女,有一次扛着一袋干粮往前线送,她虽又饿又累,但没动一点干粮,最后累死饿死在路上。导游讲这些故事时,许多游客禁不住流下泪水。

值得人壮怀激烈和不能忘却的是,中国远征军名录墙全长133米,镌刻着参与滇西抗战的中国远征军将士、盟军将士、地方抗日游击队、地方参战伤亡民众、协同参战部队和单位名称的名单。我看着这些逝去的将士和民众名单,心中有无限的悲痛和感慨,“一寸山河一寸血”,我们中华民族近二百年抗击外侮的历史,真可谓山河苦难,血雨腥风,惊心动魄,可歌可泣,真是我们后辈人永远不能忘记的。

在武汉

“本次列车前方到达终点武汉站,武汉是湖北省会,被誉为九省通衢……”随着列车广播到站提示音响起,原本因不堪舟车劳顿的身体和倦怠的心情,在列车抵达终点的那一刻,才逐渐焕发往日的生机和活力。

入住后,我们便商议去附近街道闲逛。

第二天,我们起了个大早。武汉初夏的清晨还是有些微凉,酒店旁籍籍无名的苍蝇早餐小馆,因来往不断的人群而吸引我们的目光,待落座后,同邻桌本地人的交谈中得知,这是当地颇有名气的一家早餐店,我们点了豆皮、绿豆汤、热干面和炸酱面,津津有味地吃起来。味蕾的畅快让我们不谋而合:接下来两天的早饭就着落在此了。

“武汉的出租车、公交车开得还是蛮快的”,出租车师傅见我们是外地人,便主动拉上我们唠嗑。知道我们是江浙人之后,更是眉飞色舞地谈起对江浙沪地区人的印象,并同热情的武汉人比较一番。短短十几分的路程,聊得投机,总觉得会有再见的缘分。果不其然,第二天在同一位置再次打车又碰到了这位师傅,让我们对武汉必去的景点和特色小吃熟知了许多。

到达古德寺,刚入寺就被少有的哥特式建筑风格震撼,几处奇异的塔尖,隐现在整齐划一的商业住宅楼中,显出别样的空灵与悠远,也增添几分异域的神秘。潦草地拍完照打完卡,在“武汉天地”简餐一顿,稍做歇息便前往昙华林老街。昙华林是除了黄黎坡路外,另一条百年文化老街,秉承现代和商业相结合的调性,但更重文艺范,可以让人呆坐、冥想一整天。考虑到人流和时间关系,只能搁置去黄鹤楼、辛亥革命纪念馆的计划。到了傍晚时分,便选了离酒店最近的,也是最大的汉口江滩。汉口江滩作为市中心独具魅力的景观中心,构成这座美丽的滨江城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,我们沿着最低的观水平台逐级而下,踩在松软的沙子上,吹着徐徐的晚风,望着隔岸的灯光秀和来往的船只缓缓地出神……

武汉之行的第三天,终于来到我期待已久的湖北省博物馆。湖北省博物馆和美术馆作为国家重点艺术展馆,是需要提前一周预约,可惜的是,我们只抢到博物馆的门票,但泡在博物馆的下午半天烂漫时光,把原本的失落和遗憾一扫而空。讲解老师绘声绘色地给我们介绍各种文物细节……当历史课本里静态的文物图片,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,当下那种强烈的文化冲击和文化震撼足以让人失语,让人静默。历史的记忆碎片装饰着博物馆长长的走廊,无声的文物带我们探寻最真实的过去,哪怕再小,也能让历史吐出重重的叹息……

回程的路上,与友人分享这趟远游,武汉作为荆楚文化的发源地,钟灵毓秀,浪漫奇谲,厚重但不疏离,繁华确也市井,不由得让人感慨中华文化的兼容并蓄,包罗万象……

行笔至此,晚风捎带着细雨穿过窗纱,闪过几丝从前,恍惚间又回到在武汉飘着的日子,总让人分外怀念,武汉,我们要再会哦!

边
走
边
想

市
区
施
东
明

风
情
写
真

射
阳
张
敏

人
在
旅
途

响
水
藤
子